

河南文史资料

- 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和赴朝慰问的回忆
- 余叔岩先生的回忆
- 怀念艺精品高的阎立品先生
- 我的大学和我的老师
- 忆王晓舟的革命事迹



1997 2

总第 62 辑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7 2

(总第 62 辑)

EA82/66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抗 美 援 朝

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和赴朝慰问的回忆

..... 常香玉口述 荆 桦执笔 4

抗美援朝琐忆..... 郭清晨 24

我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刘 恺 38

忆浚县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王树榕 49

艺 苑 群 星

余叔岩先生的回忆..... 张伯驹 58

我的舞台生涯..... 马金凤口述 李沛然执笔 67

怀念艺精品高的阎立品先生..... 赵晓梅口述 盛长柱执笔 78

记“牡丹王后”王绣..... 马月玲 94

校 园 忆 往

鲁迅在北师大..... 罗绳武 102

我的大学和我的老师..... 毛本华 119

中 原 人 物

同盟会员楚纬经事略..... 楚 良 13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忆王晓舟的革命事迹·····	郭以青 李隐之 侯义方	153
----------------	-------------	-----

政 治 述 评

在安阳隐居的袁世凯·····	李建武	178
先父王亦山轶事·····	王君实	186

经 济 史 话

回忆“大放卫星”年月的新闻报道·····	李光照	191
在大放钢铁“卫星”的日子里·····	江 涛	212
山村小学炼钢铁·····	焦静波	217

质疑·订正·补充

对总第51辑、第57辑的订正·····	郑克家	222
总第61辑的两项订正·····	编 者	224

补 白

长葛老城禅静寺造像碑·····	曹一新	185
卢俊章巧作对联·····	张大定	211
薛灿离办女校·····	晁凌音	221
封面图片说明·····		23

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 和赴朝慰问的回忆

常香玉口述 荆 桦执笔

在逝去的岁月中，我经历过许多事，有的早已忘却，有的印象模糊，但义演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那半年的经历，和在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那一幕幕丰富多彩、令人激动的情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头。

“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诞生

本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个夏季，全国掀起了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捐献飞机的热潮。波澜壮阔的爱国洪流，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励着战士的斗志，使亿万中华儿女为之热血沸腾。我作为新中国一名艺术工作者，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以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活动尽一份心，出一份力。那时，我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香玉剧社。我是这个剧社的社长，也是领衔主演；我的丈夫陈宪章任副社长，主管行政和编导工作。那年我 28 岁，也谈不上多么高的觉悟，只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好，新中国好，新社会使我们艺人挺直了腰杆，有了政治地位，这样的党和政府要热爱、要拥护；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企图扼杀新中国，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和宪章商议，用义演的办法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随后，我就去找当时的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西安市市长方仲如汇报了我们的想法。书记、市长对我的爱国热情表示鼓励和支持。赵书记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知道了这件事，也给予肯定和支持，并委派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西北文联主席、诗人柯仲平来到剧社，找我谈话，给全体演职员做思想动员工作。

党和政府的支持，使我信心倍增。我和宪章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我的三个孩子，这年大的不足7岁，小的刚刚3岁，为了不影响外出演戏，全送进了托儿所。我还向大家宣布，在捐献演出期间，我和宪章不拿工资，但要保证全体演职员的正常收入。1951年8月7日，我们从西安出发。那天，西北大区抗美援朝分会在西安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西北抗美援朝分会会长、西北大学校长李敷仁先生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柯仲平即兴赋诗，高声朗诵，使欢送气氛更加灼热感人。我在欢送会上致答词，表示了我和剧社全体同志的决心。我带的这支“队伍”总共59人，其中最大的学员17岁，最小的9岁，有的晚上还要尿床，生活上缺乏自理能力。这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岂能分老幼。

我们捐献义演的第一个城市是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1951年8月8日，我们剧社到达开封，古城为之轰动，捐献义演的消息，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香玉回来啦，她是咱们河南人，是30年代在开封唱红的！”说这话的人，露出某种自豪。一些年纪大的人说：“香玉仗义，把钱看得很轻，解放前她使用义演的收入为家乡人民救灾、修堤……。”

剧社到达开封的次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和省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热情会见并宴请了剧社的代表。省政府决定，以 500 万元（旧币，下同）奖金发给剧社，鼓励全体演职员的爱国热忱。

为了节省开支，增加收入，早日完成捐献任务，剧社演职员过着相当艰苦的生活。当时的演出地点是在开封市自由路的一座未经修缮的老剧院“人民会场”，全社同志住在仅有栏杆、没有遮挡的三楼观众厅。大家打着地铺，洗脸、解手都要踏着摇摇晃晃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同志们吃的是大伙，常吃的菜是绿豆芽、凉拌黄瓜，每星期偶尔有一两次肉类不多的荤菜，改善生活。因为目标明确，上下齐心，大家没有怨言。

我们演出是十分认真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大幕拉开后，台下常常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到我出场时，掌声更是此起彼伏。这不只是对表演艺术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剧社爱国热情的鼓励。剧终后，观众久久不散，有的在后台出口处等候，想和我见面，有的拿着本子请我签名。出了大门，前呼后拥，掌声自发而起，犹如欢迎凯旋的英雄。回想起十多年前，也是在开封演出，国民党伤兵不时往剧场里扔手榴弹，有权势者还逼得我喝煤油，看看今天的情景，真是天壤之别啊！

1951 年 8 月下旬，剧社在郑州演出时，用的是北下街那座木椽草顶、十分破旧的戏园子。剧场虽然简陋，但观众却格外踊跃，不仅每场座无虚席，而且买不到票向隅者不在少数。一天，剧团管化装的同志说有人来找我，我赶快从住室内出来，只见院里站着一位六旬开外的老大娘，汇着一竹篮鸡蛋。我迎上前去说：“大娘，我就是常香玉，你老人家好吧？”老人说：“俺家是北乡的，离这儿三十多里，听说你捐献飞机，俺老远的来了，想看看戏，也想见见你。”我把老人让到后台坐下，剧团的同志给她端来一杯热茶。老人紧紧

握住我的双手，眼含热泪：“闺女，你要捐献一架飞机，这得多少钱呀！能行吗？”我说：“大娘，不是我一个人捐，是我和剧社的全体同志捐。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千千万万观众的支持，我想，是能完成的。”老人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说：“闺女，我看你的身子骨还中，可也不能大意，你天天熬到三更半夜，那也怪累的，你可要操心调养啊！”我答道：“不碍事，大娘，俺都习惯啦。”老人问：“孩子呢，多大啦？”我说：“大的7岁，老二5岁，小的3岁，都留在西安，由托儿所的阿姨照看。”老人不禁一怔：“噢！孩子这么一点儿，就把他们放在一边，你就恁放心，不想吗？”我说：“咋能不想呢？刚出来那阵儿，几夜都没有睡好。离开西安以前，我和孩子他爸商量，剧社跑这么远的路，带着孩子不方便，也影响工作，还是放在托儿所里好。”这时，老人掀起了竹篮上半盖的毛巾，指着白花花的鸡蛋说：“这是大娘攒的鸡蛋，新鲜着哩，你调配着吃，对身体好。”我说：“大娘，你老人家走了几十里路，给我带来这么多鸡蛋，我应该感谢您，可是您得收钱。”老人头一扭，显出生气的样子：“闺女，我不是来这儿卖鸡蛋哩！要是卖鸡蛋，也不会跑这么远。这是我的心意，你得收下，你爱国，就不兴大娘关心关心你？”老人的一片赤诚，使我深受感动，我让人收起了鸡蛋，交待了大娘吃饭、住宿和看戏的事，就回宿舍休息了。

10月间，剧社来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武汉市。到达的次日，湖北省和武汉市文艺界举行了热情、隆重的欢迎茶会。相互致词以后，进行联欢清唱。我演唱了《拷红·佳期》一段。陈伯华演唱了她的拿手戏《二度梅·重台别》一段。沈云陔是楚剧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旦角应功，清唱了《断桥》中白素贞的一段。言慧珠演唱了京剧《天女散花》中的一段。兄弟剧种的名流们支持捐献义演，使我和剧社的同志们深受鼓舞。

在武汉义演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在一所简朴的会客室里约见了我们。他身穿一套整洁的灰布制服，布袜布鞋，面孔清瘦，双目有神。他和我握手后说道：“对不起，前些天我去北京开会，没有来得及欢迎你。”我说：“邓老很忙，我们不应该打扰你。”邓子恢说：“你们决心捐献一架飞机，这种精神了不起。我们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学习你这种爱国精神。”接着又问：“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文化部门安排得很周到，没有什么困难。”邓老说：“要让抗美援朝分会和文化部门跟你们配合起来，扩大宣传，这对人民群众也是一种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我说：“谢谢邓老的关怀。”邓子恢爽朗地笑了：“不要客气嘛，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还可以来找我。”我拿出一个精制的硬皮本子，说：“现在就要找你，请邓老给我们题个字。”“好的！”邓子恢高兴地答应了。他拿出钢笔，稍加思索，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非常流利的行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负责人罗理实，是一位思想敏锐、政治热情很高、富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剧社在武汉义演期间，他正在中南局参加统战工作会议。一天剧终后，他到后台找我和宪章商议：“我想邀请你们剧社到广州演出，这对广东人民和港澳同胞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说：“我们的艺术水平不高，怕难以满足南方观众的要求。”他说：“我看可以，你们的戏，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比某些华而不实的艺术要好。”我说：“语言差别很大，观众听得懂吗？”罗说：“没关系，在广州工作的北方同志很多，再说，还可以用剧情说明和字幕弥补。”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剧团派一名干部随同罗理实先行前往广州。

罗理实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他为剧社找好了剧场和住宿地点，接着，又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名义召开了有

工、青、妇组织和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罗理实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讲了捐献义演的意义，讲了香玉剧社演职员们的决心，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豫剧特色。与会的各方代表表示，每个系统至少包看一场，剧社“先行官”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剧社全体同志第一次到达广州市，生疏而又亲切。语言虽难懂，但人们的态度是友善的。有的剧场为我们降低场租费，有的不要场租费。一次换台时，十位搬运工人用大板车为剧社搬运戏箱，从午夜干到黎明，给他们工钱，他们谢绝了。他们说：“要是收捐献义演的钱，那就太没有觉悟了。”并且表示，下次换台，还由他们承担搬运任务。

在支持捐献义演的活动中，广东省妇联一马当先，她们发动妇女，以 3000 万元的高价包看一场。这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是《花木兰》，能容纳 2000 人的平安大剧院座无虚席。演出开始前，省妇联主任致词，掌声刚刚停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上舞台。大会主持人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她对着麦克风说话了：“我叫梁惠珍，是印尼华侨，常香玉女士的爱国行为使我深受感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为了表示一点心意，今天我把这块手表捐赠给香玉剧社，作为捐机费用。”随即，她把一块精致的坤表交给了省妇联主任。这位主任显然也有些激动，她说：“我们应该向梁惠珍女士学习，她的行动表达了许多爱国侨胞的愿望。”这块手表当场进行义卖，收入列为捐献款项。民主党派包场，采取了别开生面的办法。他们特地印制了捐献义演入场券，票分四种，荣誉券每张 10 万元，和平券 4 万元，胜利券 2 万元，解放券 1 万元，一场戏便可收入 4000 万元左右。露布贴出，购者如潮，三场戏票不仅很快售完，而且荣誉券最先售出。

在广州演出期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特地会见了我和剧社其他负责人。他详细询问了捐献义演的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当他得知剧社演职员没有带蚊帐时，立即通知省政府有关部门给剧社送来了60条洁白的新蚊帐。我请叶剑英题词，他欣然写下了“爱国艺人——书赠常香玉同志，叶剑英题”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经过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长达半年的义演，在当地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香玉剧社净捐献金额达到了15.2亿余元（折合新币15.2万余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我和全社演职员胜利返回西安。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同志让西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苏一萍把我接去，慰勉有加，称赞我是“爱国主义的典范”。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在群众堂举行了授奖大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对剧社其他人员也进行了奖励，还拍摄了新闻纪录片。

当“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同美军搏击的时候，我和我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现存中国航空博物馆。

在朝鲜前线的日日夜夜

1953年3月，遵照上级的安排，我和香玉剧社四十多位演职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到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为期半年的慰问演出。第五团团长是西北艺术学院教务长钟纪明，我和西安易俗社社长杨公愚、新疆歌舞团的巴吐尔等担任副团长。由香玉剧社组成的豫剧队，陈宪章任队长，赵义庭、荆桦任副队长。此外，第五团还有秦腔队、曲艺队、新疆歌舞队、木

偶队，共一百五十多人。全团先在边境城市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作了短期学习、排练，4月1日，轻装登车向朝鲜进发了。

平壤一夜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慰问团的几位负责同志乘坐美式吉普车，其他同志每20人坐一辆敞篷卡车。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穿过安东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大多是为支援前线而奔忙。当行至鸭绿江大铁桥的时候，那钢架雄伟的气势，汹涌奔腾的江水，使我的心头顿时产生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旋律，在我的耳畔回响。大桥西头站有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东头是精神抖擞的朝鲜人民军官兵。我们经过的时候，值勤官兵都行礼致敬。

不久，我们便来到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这座城市和安东市虽只一江之隔，却已是断垣残壁。在公路两旁，许多朝鲜妇女在修路，她们目送车队，向我们频频招手。

傍晚，到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展现在眼前的景象，使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全城看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屋，到处都是碎砖烂瓦和烧黑的梁柱及残破的家具。为了车辆通行，街道是清理出来了，但路面上有数不清的用黄土填平的弹坑。平壤，平壤，经过侵略者的摧残，真正成了夷平的土壤！

当夜，我们分散住在平壤市郊外的农户家里。我住的那家，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妈妮，她身边只有一个小孙女。老大娘姓金，灰白的头发，白衣白裙，慈祥的面孔隐隐露出忧伤。她家的三间房被炸毁了一半，院里挖有防空掩体。我和金大娘住在一起。当我把被褥铺好，准备就寝的时候，金大娘打开了她的小木柜，取出一盘散发着芳香的苹果摆在我面前，说道：“吃吧，孩子，你们这

么老远的到朝鲜来，够辛苦的啦！”我说：“阿妈妮，谢谢，谢谢。”金大娘一口熟练的中国话使我惊奇。经过询问，才知道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在我国东北做过生意，她随丈夫在中国住过几年。金大娘说，她家原有六口人：老伴和她及儿子、儿媳、女儿、孙女。儿子和儿媳都是学校教师，女儿是医生，家庭和睦、幸福、温暖。美军飞机轰炸平壤时，老伴、儿媳、女儿先后被炸死，儿子参加了人民军，只有她和孙女留在家里。老人向我诉说她的不幸遭遇时，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坚毅的神态中显示出深沉的仇恨。我想，可能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我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安慰金大娘，这位坚强的老人此时需要的不是安慰，她需要的是用各种力量狠狠打击侵略者，直到把他们赶出朝鲜国土。此情此景，使我进一步领悟到《志愿军战歌》中“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深刻含义。

一军的狂欢

我们在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演出几场以后，接着到一军^①慰问。因为接近前线，为了防止空袭，我们都是晚上行军。4月上旬一天晚上9点多钟，汽车在一座傍山建筑的礼堂前停了下来。伴着手电的亮光，陪同的政治部主任介绍，在车旁迎接我们的是军长、政委。一军的两名女文工团员献给我一束用松树枝叶烘托的纸花。礼堂门外，黑压压的人群组成了一条甬道，热烈的锣鼓声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热烈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向来朝鲜慰问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向爱国艺人常香玉同志学习！”我正在和指战员们握手，忽然被一群女战士抬了起来。这些女文工团

^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军长黄新廷，政委梁仁芥，参谋长杨文安，政治部主任吴融峰）于1953年1月入朝参战。（本文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下同。）

员是那样的热情、有力，一直把我抬到舞台正中才放了下来。

礼堂里另是一番景象：台口挂着几盏雪亮的汽灯，主席台上摆着一列长桌，桌上铺着崭新的军毯，摆着一排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洁白的搪瓷茶缸，两个用炮弹壳制成的花瓶里，插满做工精细的纸花。台下，坐满了服装整齐的志愿军战士，许多战士胸前戴着光芒耀眼的勋章和军功章。

掌声持续了很久才停息下来。先由军首长致欢迎词，接着钟纪明团长致慰问词。这时，有许多战士递条子，要求我讲话。我已化好了妆，尚未穿演出服装。为了回答志愿军的热情，便带妆讲话。我说：“志愿军英雄们，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就被掌声淹没了。待掌声停下来，我接着说：“同志们受祖国人民的委托，跨越万水千山，踏雪卧冰，浴血奋战，英勇顽强，抗击强敌，终于挫败了美国侵略者的疯狂气焰。你们用鲜血援助了朝鲜人民，用生命保卫了祖国安全，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长了志气，使侵略强盗望而生畏，你们是祖国人民衷心崇敬的最可爱的人。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们要向英雄的人民志愿军学习！”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欢迎仪式结束，慰问演出开始。先是由一军文工团表演几个曲艺节目，其中还有一个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的诗朗诵。接着，由我们慰问文工团中年龄最小的12岁女学员用豫剧板式演唱《志愿军叔叔打胜仗》。这个12岁的小学员，个子不高，红扑扑的脸颊衬托着一双十分有神的眼睛。她梳着长长的双辮，头顶是粉红色的蝴蝶结，身穿浅蓝色的连衣裙，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她唱道：

志愿军叔叔们打胜仗，

我们慰问到前方。

千山万水虽然远，

祖国的人民心意长……

几乎是一句一阵掌声，唱到最后，小演员被抱下台去，传来传去，整整在礼堂里传了几个来回。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战士们见到了祖国的亲人，见到了未成年的孩子竟然也来前方慰问，他们能不激动吗？最后，由我主演大型古装豫剧《花木兰》。观众情绪的高涨，反应的热烈，在我们剧团的演出史上是空前的。这天的联欢演出，持续到午夜以后，战士们才秩序井然地整队离去。

两个热鸡蛋

在志愿军中生活，仿佛沉浸在温暖的海洋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那种无微不至的友爱与关怀。在这里，有一件细小的事使我至今难忘。

朝鲜的春天是很冷的，因为经常夜行军，加上连续演出，到达六十三军^①的时候，我因感冒引起发烧，身上那曾经动过手术的肋部，这时也在阵阵发疼。为了不给志愿军找麻烦，我服用了随团医生给的一般药物，当天晚上就提前休息了。次日一早，军长、政委特到驻地来看望我。军长是中等身材，黑红的脸膛，年龄有三十七八岁。政委面色白净，衣着整洁，潇洒、文雅。他们后面跟着一位戴黑色宽边眼镜的军医和一位活泼可爱的女护士。军长进房后大声说道：“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把我们的香玉同志累病了！我和政委刚刚知道，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向祖国人民交待！”我边让座边说：“不要紧，一点小感冒，很快就会好的。首长这么忙，还来看我，实在叫人过意不去。”军长说：“你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对你负责。艺术家是国家的财富，不能让你发生任

^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

何差错。”说到这里，军长面向军医：“赵教授，请您给香玉同志仔细诊断诊断。”噢！是医学教授，他也到前方来了。我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他。教授量了量我的体温，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肺，看了看舌苔，问我有哪些不适的感觉，说要打一针。小护士十分熟练地消毒、安针头、吸药水，极其轻柔地进行了注射。赵教授留下几包药，写明了服量和次数。这时，文雅的政委说话了：“感冒是歌唱家的大忌，它容易使咽喉发炎，引起声带充血、嘶哑，弄不好，十天半月恢复不了。要是出现这种状况，你演不成戏，我们也看不成戏，那该多急人啊！”没想到，政委在这方面还是个内行。我说：“今天晚上我就演出，不能让首长和战士们空等。”政委温和地说：“香玉同志，不要着急，今天晚上是绝对不能演的。明天晚上能不能演，还要看你身体恢复的情况。等到病治好了，您尽情地演，我们尽情地看。一下子唱它三天三夜，让战士们看足看够，岂不皆大欢喜！”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这时，政委从怀里掏出一个白布包，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一看，是两个又大又圆的鸡蛋。政委指着鸡蛋说：“在前方，搞到鲜蛋很不容易。这两个鸡蛋，还是刚才从朝鲜老乡那里买来的，也可以说是才从鸡窝里掏出来的。用它冲成鸡蛋穗，加上白糖，清嗓子败火。”说到这里，他把鸡蛋递了过来：“你摸摸，还热着哩！”我捧着微温的鸡蛋，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在场的人也都格外激动。志愿军的情谊，深深地感动着慰问团的每一个同志。

在 开 城

我们到达六十五军^①的时候，已是5月下旬，但见满山青翠，

^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五军（军长萧应棠，政委王道邦）于1951年2月入朝作战。

溪流淙淙，许多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鸟儿在林中婉转鸣叫，真是令人赏心悦目。按照慰问团的安排，我们休整三天。说是休整，并不是蒙头大睡，仍有许多活动。第一项议程就是听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恰巧，志愿军第六十三军的孤胆英雄刘光子正在六十五军，应慰问团的邀请，他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

入朝前，我就听说过刘光子一人俘虏 63 个英军的事迹，当时就深深地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今天能和他见面，的确是件很荣幸的事。刘光子四方脸膛，身材魁梧，年龄三十五岁左右，朴实、腼腆，像个地道的农民。他简单地述说了俘虏 63 个英军的经过。他的唯一震慑敌胆的武器，是手中那颗手雷。当敌人包围上来的时候，他抠着手雷的引线，心想，纵然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就在手雷拉响之前，怕死的英国兵乖乖地举手投降了。他命令缴了械的敌人集合站队，一查，63 个。当一个人心里装着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牺牲一切的时候，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呢？

休整过后，迎来了六一国际儿童节，朝鲜青年同盟开城分部邀请我们慰问团的 20 名少先队员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开城是中立区，没有受到战火的摧残，各种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乘坐两辆中型吉普车，在开城小学门前停下。朝鲜儿童们穿着色泽鲜艳的民族服装，手中摇着花环，在校门外夹道欢迎。入朝两个月来，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朝鲜儿童聚集在一起。只见一个个苹果似的小脸泛着红晕，齐声用汉语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朝鲜青年同盟开城分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孤儿，是按照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安排他们在这里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国家负担。另有一大批儿童在中国境内学习。保育他们，就是保护朝鲜的未来啊！